

和解

当父亲告诉我,他不能再吸烟了。我安静地听着他说话。

现在,无论父亲说什么,我都愿意听。

能够安静地听父亲说话,在我是一种喜悦。

但是,曾经,我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十分艰难。

父子之间也可以有怨恨,这一点应该确凿无疑。父亲对我的设计是,希望我能当干部,成为一名官员。

身为农民,父亲当初敬重的官员是村长和村支书。在父亲看来,我有机会也有可能成为干部。

可能我这一生对父亲最大的不孝,便是没能满足他的愿望,让他梦想成空。

父亲对作家非常不屑。

根源在于同村里一个酷爱写作的民办教师,那人后来十分潦倒,只能平日里帮人写匿名信或申诉材料。快到春节了,挨家挨户给同村人写春联,才能混口饭吃。而且他居然一生都没经娶过女人。

我和父亲的分歧很早就势同水火。他一直在苦心孤诣地设计我,让我怎么做,达到什么效果,再怎么做。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我18岁时就已经开始了。比如那时候我还在当学生,他就在不断地督促我,让我要求进步。

随后,每次见到父亲,他都会训斥我。他无比激动,抖着双手,历数我失去的所有机遇,直说得痛心疾首。

我虽不回嘴,也不吵架,但我内心的执拗丝毫不弱于父亲。不管父亲怎么说,我依然我行我素。

关于时间的短章

□曹军庆

这才是父子啊,针尖对麦芒。

多年来,我和父亲在内心是有积怨的。他一定怪我没听他的,如果我听他的话,现在不会是这样子。

而我,尽管知道父亲是好心,但我反感他一见面就指责或叮嘱我。我们没能当面激烈地吵起来,是因为他住在乡下,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无论什么时候,父亲从没说服过我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父亲不再说那些事了。

他可能依然对作家不屑,却也不再对我说。

我和父亲的深度和解是在什么时候达成的?我并不知道。内心里的和解,不再有一丝责备。

和解一定达成过,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或许我和父亲之间,一直都是彼此需要着的。

现在,就算父亲重提那些以前的设计,我也不会再反感,对,是这样,我反感什么呢?回忆父亲说过的那些话,他其实并不缺少智慧。

不仅不能吸烟,父亲还说到了他的记忆。

父亲的记性明显不如以前。下午刚打过麻将,母亲问他,同桌的三个人他却总也说不全。记不住啊,父亲说。

但是,父亲却记住了我的手机号码。他说,每天睡觉前,他都会像学生背书一样背我的手机

号码。他不明白手机号码为什么这么长。很难背的,他说。不知花了多少个夜晚,他终于背下了。

要不要我背给你听啊?父亲说。

要啊,你背。

父亲便背下来了,背我的手机号码。11个数字,他中间停顿了两次。4个,3个,再4个。

我只记住你一个人的手机号就行了,父亲满是地说。

那一刻,我哽咽无语。

棺材

人老了,是否就会迷惑死亡呢,或者仅仅限于言说?他们毫无忌讳地谈论自己的后事。而在老人们中间,他们还会彼此拿这种事开玩笑,以取笑对方。这种事是可以被谈笑的,尤其是是在乡下。只有在乡下,死才可以成为一种哲学。那种哲学并不刻意,也不高深,它不是

学理意义上的哲学,而是弥漫在漫无尽头的日常生活中,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。比如棺材,也叫寿材。乡间老人们很早就会为自己备下一副。如果条件许可,他们会尽可能地用上等木材,并让寿材的板壁更厚一些。

木材的品质和板壁的厚度,可以给它的主人争得应有的面子。那些做好的寿材,有的就这样必须处在马不停蹄的状态,不然,过后的补偿是没有一丁点意义的。等母亲走了,大哭、大喊、大叫,扫墓时把家里的东西全搬走,那都没用。

因为害怕母亲的那一天,我时时处处事事都将就着母亲。我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改得那么彻底,有人说“山河易改,秉性难移”,那要分对谁。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对待母亲竟是那么百般依顺如此柔和。记得小时候动不动就和母亲吵,比如嫌母亲指使的话儿多了,饭做得不可口了,打架偏向妹妹了,都要和母亲大闹上一通。母亲老了以后,我一下顿悟了,母亲怎么说,怎么吩咐,我就怎么办,坚决地办,一切都顺着她,绝不惹她老人家生一点儿气。回到家常为母亲做饭,做她爱吃的拨鱼子、豆面汤、韭菜馅盒子什么的。除了这几样,我问母亲还想吃什么,母亲怕我辛苦,总说什么都行,重费事。我说给您包顿羊肉馅饺子怎么样?母亲的表情告诉我,那敢情好了。于是,我就骑上车出去买回羊肉,把馅剁得碎碎的,耐心地为她包饺子。她说我也帮把手,我说您就等着吃现成儿的,我们小时候您怎么伺候我们,现在我就怎么伺候您。母亲吃着我为她包的羊肉馅饺子,心满意足。

晚年的母亲腰佝偻得非常厉害,可能是压迫了神经,连带得两条腿都疼,走几步就得停下来用双手扣在膝盖上揉一会儿再走。我每次回家的第一件活儿,就是赶紧为母亲捶捶摁摁捏捏。母亲心疼我:“骑大老远的车,先歇歇,我没事。”这时我将母亲搬到炕上,“强迫”着给她按摩。我尽管没学过,但要领还靠谱,即使手法不够科学,也一定会有益处。我为母亲按摩,是相当耐心的,从来不糊弄。本来有些累了,但看着母亲有今天没明天的身体,还得继续,心里总觉得按一回少一回。经常不自觉地想,如果按摩能让母亲长生不老,阻止和延缓那一天的到来,我宁愿永不停息地为母亲效劳。

因为害怕母亲的那一天,我为她准备了很多种药品和保健品,老家一张三桌桌的三个抽屉,装得满满的。牛黄清心丸、速效救心丸、六味地黄丸、通心络、布洛芬、麝香虎骨膏;蜂王精、西洋参,营养豆粉、黑芝麻糊、桂圆、大枣等等。母亲不认识,我就反复告诉她这些怎么吃,吃多少。母亲身体难受不高兴时,总说活够了,死了得了,省得让你们跟我揪心。可我知道,母亲她越这样说,就越不想离开我们。人离死越近,就越怕死,谁也不例外。我给母亲备的这些,没有一样可使人长生不老的,但母亲吃了这些哪怕多活一天,我也高兴。

因为害怕母亲的那一天,我特别忌讳看到一些让我感觉不舒服的景象。如遇到殡仪馆的车辆,前脸挂着又黑又大的布花朵,我会立刻躲开它或让脸转过去,怕把这不好的气场引到母亲身上。有时在路上或胡同里会见到一片片的纸钱,白花花的,风将它们旋起来,劈头盖脸地飘过来,粘在脚底甩也甩不掉,这时的心理非常抵触,又不由得想起了体弱多病的母亲。我怕听到哀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,有的一天、两天,甚至更长。我还怕碰到戴黑袖箍的人,特别是戴在右胳膊上的,男女老少,这说明是为女性亲属戴的,我又想到了母亲。我忌讳这些东西,甚至怀疑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。

我怕母亲不知哪一天就醒不过来了,怕母亲被残酷的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,怕母亲那副让人揪心的满面愁容的神情。害怕,害怕的那天终于来了,母亲患了晚期肝癌,我说母亲近来怎么那么没精神呢,不愿意说话,只是不停地叮嘱我,下周早点回来,能住就住两天。由于是晚期,医院建议我们回家。看得出来,母亲不想离开医院,但她说,回家吧!哪儿也没家好。母亲越是这样说,我的心里就越难受。我迫切地翻阅着有关书籍,查阅的结果是球蛋白能拖延癌向死亡的急剧发展,于是我到医院开了8瓶。我急切地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为母亲赶快输液,我在一旁守着母亲,我祈祷这乳白色的药液流进母亲的身体能发生奇迹。一切都是徒劳。输液的第5天母亲就走了。还剩下3瓶。我诅咒这无用的产品,好人无需它,需要它的人又是那么没用。我不敢触碰走向天堂的母亲的身体,她的上身已经硬得就像一棵树干,母亲咽气的那一刻,我就在她身边,几乎是脸对着脸,看着她离开的。那一刻,我永远忘不了,我不能再叫妈妈了,她再也不会答应了。

我不用再害怕母亲的那一天了,这种怕,持续了有20年。后来的日子,这些怕彻底转换为对母亲的思念,日夜的思念,深切的思念,永远的思念。

摆放着,呈现出木头的本色。有的则打上桐油刷上漆,那通常都是黑色。在那些古老的家庭里,只要有老人,多半会有这种物件。而乡下,那个时代,四十几岁即可称作老人了。我童年时,对随处可见的棺材既熟视无睹,又深怀恐惧。

我爷爷和我奶奶也都备下了棺材。我记得他们把两口棺材摆在一起搁置在厨房里,锅台,水缸,灶门,柴草。棺木就在厨房的角落里,大人们几乎从不提及它,大约只有孩子们才会偷偷地打量。我如果不得不在夜间去爷爷的厨房,盛饭或喝水,总会自个儿吓得心惊胆战,我害怕那里面突然间会有什么坐起来。这种对于恐惧的体验,盘踞在我的整个童年里。而且,走亲戚也好,去别人家串门也好,也总能不期而遇。

棺材在家里摆放的位置五花八门。我爷爷奶奶的在厨房。有的人在睡房,搁在墙边,或是码在床架下面。也有的干脆放在堂屋。前不久去恩施,和朋友在一位土家族老婆婆家里见到三口棺材。老婆婆说,那是她和儿子、儿媳妇的,它们就放在正屋。

家里放着棺材,就在棺材旁边生活。

有些长寿的人,将和他们自己的棺材相伴几十年,还有人忍痛割爱,把他心爱的棺材借给某一个突然提前死去的人。

要到很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,那样一种棺材现象(或称文化),其实是一种死亡哲学。或者,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识。纵然生活在土地里,那也都是一些豁达的人,透彻的人。我明白,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棺材,不是死亡的阴影,而是生命的归宿。

中午在食堂吃水饺的时候,突然又想起了父亲,想起他老人家晚年吃水饺的情形。

父亲是能吃的人,这可与他的职业有关。一个把测绘、设计与施工集于一身的水利工程师,一年四季在野外工地上奔波,就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骆驼,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,这就锻炼出一个特别坚韧也是特别强大的“胃”,直到年愈古稀,父亲一顿还能吃60个水饺。大概是故意取一个吉利的数字吧,多一个也不吃。

母亲一直不屑于父亲的啰唆认真,常常蓦然往他碗里添上几个,或是趁他不注意拿掉几个,好像是故意要扰乱他的记数,也时常怀疑他是否数得精确。父亲却是从不多吃或少吃一个,比计算器算出的还要精确。

记得母亲捏的那种北方饺子很饱满,雪白的手擀面皮儿,肥瘦相间的猪肉精心剁碎了伴着白萝卜和香菇、红葱,调料也是齐全适中,绝无一味过头的。那味道确实是不能言说的鲜嫩而香美。每每看着父亲蘸着醋蒜泥和家乡特有的油泼辣子,聚精会神吃得津津有味,我就觉得好像自己享用到美食一样的幸福。于是在饭桌上静观父亲吃饭,就成了我们兄妹们的一个精彩保留节目。

我至今记得看父亲吃饺子的动人情形,老人家的惬意表情与胃口大开所透出的健康幸福的信息,那可真正是一种难得的亲情体验和精神层面的享受呀。

父亲的能吃,起初大概是与“忽聚田”这个名字有关。祖父当初给父亲起名为“聚田”,显然是有意的,体现了一个祖祖辈辈的自耕农对于土地的热情和厚望。于是父亲的小名就成了一种动听的“田”字。就是这个被称作“田”的以后成为让我骄傲的父亲的人,他在年仅十多岁的时候,就固执地走出田园,告别故乡渭北高原而走进自己向往的生活。起初他似乎是坚决不接受祖父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——老老实实在田地上劳作,而是毅然决然地不务正业,顽强地选择了到外面的世界读书。父亲经过艰辛的努力,考取了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——西北农学院。那还是在旧中国,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,大学生凤毛麟角,父亲的前途无可限量。但就在祖父改变初衷希望儿子从此飞黄腾达之时,一个好不容易考入大学的读书人却又心系田土了,他决心为赶走困扰农民的酷旱而奉献毕生精力。这就是我的父亲,一个生性不凡的人,一个从小就懂得自己要什么和怎样去努力得到的人。

好在这时新中国的诞生,为父亲的理想添上了有力的翅膀。于是我的父亲只身来到了异常干旱的陕北山区,测设出第一条渠道,创造出第一亩旱田,也就在陕北祖祖辈辈愁苦不堪的农民的脸上,滋润出一抹丰收的惊喜。而做着这一切时,父亲刚过而立之年,每顿饭能吃二斤四两干捞面,接着又可以一整天不吃一口饭。

那时的野外工作,装备待遇和各种条件是异常简陋艰苦的。扛着笨重的仪器,每天往返行百十里山路是经常的事情。父亲就这样,成了沙漠中的骆驼。父亲好吃硬面,最好是能咬出白茬子才过瘾。他的胃,可真是铁打钢铸一样的坚强啊。每天早晨出发前吃饱了饭的父亲,从来没有携带干粮的习惯。他的胃,就如同鸵鸟一样,成为贮备热能和维持艰难跋涉的动力仓库。父亲在人们的眼中,也就成为了吃一顿饭足足能扛一两天的沙漠之舟。

我的家乡陕西渭北一带,历来有一种奇怪的习俗,就是东家雇用长工先不看别的,只看能吃不能吃。因此民间的“招聘考试”也就变得格外简单。现场大吃一顿,谁饭量大,谁就会被录用。应聘的人同掌柜的一同进餐,吃饭用的大号瓷碗称之为“博碗”。一般的人很少能返二碗,能一口气吃两碗的,当然是大家抢着要的冠军人物。父亲的饭量如果在那时候,是会很受欢迎的。可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难时期,父亲可受了大罪。一个饭量大的人,又要把干粮省下给我们兄妹几个充饥,自己就拼命多喝些加了盐的开水,好把肚子哄住。于是父亲的手和脚很快就浮肿起来。到了后来,脚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了,只得整天赤着脚在工地上奔忙。

父亲并不是一个大块头的人,并非天生就是大饭量,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,造就了他这艘沙漠之舟,是他所处的时代、生活和事业造就了他超长的担当、忍耐和博大。今天,像父亲这种大饭量的人已经很难见到,我的饭量连父亲的一半也不及。父亲特别爱吃水饺,他老人家直到晚年生病那天,还坐在饭桌前,面对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水饺。记忆中,父亲人生的最后一个镜头是:握着筷子的右手再也抬不起来,很遗憾地张着眼睛,望着那一碗水饺发呆。看得出,老人家当时是很难过的,他心中一定是说,一个连饺子也吃不动了的人,活着还有什么用呢?父亲的问题,是需要我们悉心回答的呀。

外公,我的牙怎么掉啦?
噢,你的牙太嫩了
我的牙老了,再也啃不动命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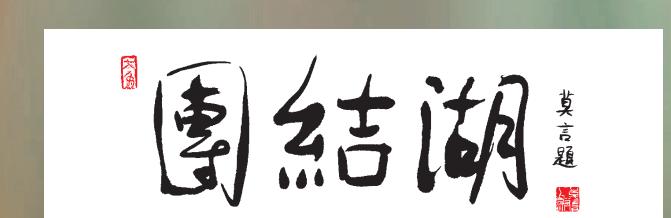
倒影

空旷的天空,看得见的是白云,看不见的是清风。立秋的第一场雨打乱了这炎热纷扰的天气。地面显得格外潮湿,低洼处积攒的雨水,让路面上漾出一面面镜子,倒映出另一个世界。

一个人安静地看着。乌云化作雨滴之后,天空也渐渐明亮。光线摇摇晃晃地打量着孩童似懂未懂的年华,折射出另一个耀眼的模样。有时候,不要把世界看得太孤单了,不管是水中的倒影还是黑暗处光线下的影子。至少孤单的时候还有倒影陪伴。水中的倒影,你做一个动作,它也跟着做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中探索,需要自问自答,并且给出肯定而自信的答复。

风来了,从远方传来了抒情的歌声,也揉皱了水中的倒影,影子变化出高低不同的线条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半忧伤,一半明媚。

Anja Buhre [德]/摄 彭韵文/文



关于牙的对话
桑恒昌

外公,我的牙怎么掉啦?
噢,你的牙太嫩了

我的牙老了,再也啃不动命运

瞭望的母亲
□刘福君

常常在家门口
母亲
向远方
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
瞭望
曾经左手叉腰
右手
在风中
而今双手在木拐上

继续瞭望——
清晨的阳光从山尖儿滑下来了
正午的白云回家去了
直到白日依山尽了
蝴蝶把春天带来了
雪花把秋天带走了
当横河里的石蛙来到岸上

朗读一千零一遍月光
娘守着电话睡着了
在梦中
接着瞭望
是谁在母亲的瞭望中之中
如同灯火瞭望群星
那灯火
暖暖的
照亮家乡和一盘土炕



父亲的饭量